

梅花香自 苦寒来

一位大学教授的回忆录

黄玉山 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旅游教育出版社

梅花香自 苦寒来

一位大学教授的回忆录

黄玉山 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旅游教育出版社

策 划：赵 天

责任编辑：陈 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位大学教授的回忆录 / 黄玉山
著. --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637-3559-4

I. ①梅… II. ①黄… III. ①黄玉山—回忆录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0383 号

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位大学教授的回忆录

黄玉山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mail	tepx@163.com
排版单位	北京旅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彩 插	8
字 数	13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位大学教授的回忆录

眼耳、挫折、
观念，苦难有时不
悲悲，何人变得坚强，成
控神财富，所以任何时候都不
人往的低谷。法国作家大仲马在
《基督山伯爵》一书最后写道：永远不要
希望，人才能有奔头。很多人
人就夹在同困唯作斗争
困苦起来。我的文章享受
有奋斗、有悲伤、有





高中毕业前夕（1961年）（后排右三为作者）



北京
海淀跟恩师

初入大学（1962年）



与妻子合影（1964年）



在巴黎中国商务处（1981年）



在西非贝宁（1982年）



父与子（1986年）



在法国诺曼底海滩（1987年）



在法国朋友家（1987年）



在巴黎卢森堡公园（1988年）



同法国游客在故宫（1989年）



在法国朋友家（1995年）



给法国儿童讲故事（1996年）



在法国巴黎圣母院（1997年）



我和我的法国学生（1997年）



在法国巴黎凡尔赛（1996年）



外孙女蝈蝈8岁（2008年）



和妻子女儿在世界公园（1998年）



60岁补拍结婚照（2001年）



退休之后（2004年）

| 及时当勉励 |

——恭贺《梅花香自苦寒来》面世

丁酉年春节前夕，一个周日的早上五时，我准时起床，照例在小区院内步行晨练半个时辰，尔后便坐到电脑前，开始了噼哩啪啦的键盘敲击，不多时，便完成《圣贤之书我最爱读》的歌词修订任务，正在得意洋洋地对着话筒试唱，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我信手拿起耳机，顺便瞄了一眼来电显示，发现开头是010，京城来电，脑中立即作出判断：“不用问，定是同窗好友黄玉山打来的！”是时，话筒里传出甜甜的问候：“老同学，别来无恙乎？春节将临，愚友黄某特向您拜个早年！”

“谢谢您，玉山兄！老弟我这边也代表全家，向您及全家提前拜年了！”随即我话锋一转，“不过我总觉得这并非那么紧要，我最为关切的乃是君之大作……因其在我主编的《涇泉》期刊上发表后，反响强烈，都热切期盼着该书尽早面世。”

“什么大作，不敢当！不过，我倒真的是为拙稿之出版而有求于您的！最近业已与旅游教育出版社商定，由该社于年后出版该书，我想劳您为其作序。”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说出诸多理由，意在表明：“这一使命，非你莫属！”

“如此重任，对于我来说，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贤弟过谦了。——我相信我的眼力！”他很自信，“《古道今行》《安阳史话》《春曲》《〈诗经〉余韵》等多部著作，都在彰显着先生您那丰厚的学识和高雅的文学素养。令人由衷敬佩的是由您主编的期刊《邙神》《洹泉》，创刊十余载，出刊近百期。此外还主编《安阳儒学》等书刊……君之水平、能力及严谨的作风，不能不令人折服！鉴于咱俩几十年来同窗挚友之情分，撰写“序言”之重任就这样交付于您了！”老同学的语气是那样的恳切，最后还特意问了一句：“我想，您定然不会借故推托吧？”

——话已说到这份儿上，我无言以对，只得乖乖就范。于是那个星期天，整整一天，加之以大半夜，我一直埋头于他的大作中，既而又回忆起我俩多年来的交往，慢慢地，脑海中竟浮现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首诗：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忆及我俩的交情，对照此诗，真让人难以置信：鄙人与黄兄之交游，怎么竟为此诗所言中！不信？且往下看——

六十年前，我俩同在安阳县二中读初中，因年龄小、个头矮，班上排座位，我俩总是排在第一排，且常是同桌。两人性格相近，情趣相投，当时的语文老师张汉鼎称我俩“真乃情投意合之挚友也”！却不料，1985年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大跃进，安阳县一跃而开设个安阳县工业大学，我被保送上了工大；而我们的母校安阳县二中，原为初中，一跃而成为完中，黄玉山同学就在原校读高中。其间他因俄语学习特优而一跃成为母校的俄语教师，教初一的俄语课，达大半年之久；后又鬼使神差地参加了六一年的高考，且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人们都说，这是安阳县二中升为完全中学后的首项奇迹！

黄兄196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二外成为高校教师，“文革”中却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磨难，历经坎坷挫折，致使其曾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这不正是“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的真实写照吗？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多而强劲，人们只能“逐风”而“转”。我随着1960年的高校扩招风，转到古城开封，毕业后又随着支援贫困地区之风转回老家安阳，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员。原本学的是中文，却

又随着中苏友好之风转而改教俄语，同时又开始了高校俄语专业进修，最终领取了河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证书。“文革”期间，“风”刮得更加厉害，我们“转”得也更为频繁。当时我俩之间时有书信往来，我告之曰“我从安阳县三中转到瓦店高中了”，既而又“转到安阳县二中”了；他说他“从北二外转到部队农场”了，接着又“转到‘五七干校’了”……总之，我们就是那样不由自主地“逐风转”。往来于我俩之间的信札，留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只是他那手清丽飘逸的钢笔字，亦如他的品貌：端庄、稳健、清雅、洒脱。

记得当初我函告之曰：我改行教俄语了！他复函表示祝贺：“祝贺我俩成为同行！”——可一个是中学，一个乃大学，这差别实在太大了！当时我想，他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今生今世恐怕只能是望尘莫及了！

直到2005年的“五一”节前夕，有学校领导登门拜访于我，说为迎接省示范性高中的检查验收，我们的母校——安阳县二中，决定创办校史馆，以展示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育人硕果，但缺少一位洞悉学校历史、现状又擅长写作的人。时任校长王瑞喜先生首先想到了我这个老头子——既是学校的退休语文教师，又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还酷爱写作，时有文稿见诸报端。他将我当作最佳人选，于是对

主抓这项工作的李新华主任下达硬任务：无论如何将其返聘过来，协助相关人员，将校史馆办得好上加好。我欣然应承，私下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岗不久，我便发现，原来我返校办校史馆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和得心应手，一切进行得那样的有条不紊且卓有成效，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不知不觉中竟成为创建校史馆之主力！

《校友百杰》乃校史馆之重要组成部分，黄玉山自是其中之一佼佼者：法国新索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知名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法国巴黎高等经贸学院任教，教授中国历史与文化。——这在当年的校友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作为法兰西新索邦大学博士，那更是绝无仅有！诚然，在那次办校史馆的过程中，也真找到一大批校友之成就赫然者，其中包括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历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等职，退休后仍任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指导、且受聘为韩国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的刘文金先生。

此后，刘文金先生还为母校谱写了校歌《悠悠洹水长》，其歌词中倾注着鄙人的心血。

校史馆开馆了，我们的母校也以全省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省级示范性高中之验收，学校举办了“热烈庆祝省示范性

高中申验成功暨校史馆开馆仪式”，庆祝会办得极其隆重，众多杰出校友纷至沓来，中午大家共进午餐，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何其乐也！

记得那天，我们几位老校友之年逾花甲者，大都半个世纪未曾谋面，彼此相见，感慨万千。其中有我们安阳二中时的班长王定玉、团支书王日进，还有毕业后做过飞行员的时永华，后来大都成为县团级以上的国家干部；北二外教授黄玉山、安阳师院教授高朝生、安阳工学院教授武景全等也都出类拔萃。在母校的大喜日子里，大家欢聚一堂，饮薄酒以助兴，乘雅兴而畅谈，忆往昔多感喟，喜今朝俱开颜。大家频频举杯，侃侃而谈，亲如兄弟，情似蜜甜！这不恰恰应验了陶渊明的诗句“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吗？

至于“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的诗句，说是应于此处，固然未尝不可，但更为贴切者则是用于十年后的 2015 年。当然，在这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与黄兄之交情，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而这情谊，归根结底，还是源自于共同的爱好与情趣。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校史馆展示的校友百杰中，黄玉山堪称“学富五车，著作等身”，退休前即有多部著作问世，计有《实用交际法语》（1995 年）、《法语》（1995 年）、《法语阅读》

(2000年)、《中国历史文化》(2003年)、《关于改革中国的法语教学》[博士论文,法语稿,1998年由法国塞当特利永(septentrion)大学出版社出版];另有译著:《我的足球生涯》(1989年)、《小杉树》(1983年,再版三次)、《南美洲童话》(1982年)、《法国童话与传说》(1983年)、《玫瑰花》(1986)等。就是在这些壮举的激励下,近十年里,我倾心于国学,先后撰写了“《弟子规》三读本”“《安阳》五读本”,此外还有《春曲》《古道今行》《〈论语〉辞赋解》《〈诗经〉余韵》等,我也由此而被推举为安阳市孔子学会副会长,为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整日奔忙。

前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与挚友刘付贵同志谋划到市司法局道德讲堂授课之事,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耳机一听便听出是玉山兄,他说他于昨晚抵达安阳,这会儿在安惠苑北门外,急于想要见我。我喜出望外!我将此事告之于刘,刘是从市人大农工委主任岗位上退休的一位正县级领导干部,比我小12岁,几年来,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俩结为忘年之交。他极重友情,我向他粗略介绍了黄教授之为人与业绩,他当即催促我:“快把黄教授请来,今天中午我们为黄教授接风洗尘!”

那天中午,我们将玉山兄请到了近处的一家名为“喜相逢”的酒店,还特意将安阳县二中的副校长李新华女士也请了过来,

还有我们的老同学杜凤山，大家举杯畅饮，谈天说地，好不惬意！“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当是这次聚会的最为贴切的写照。

席间，李新华校长抚今追昔，突然问黄教授：“曾记否，十年前，我们在学校北校区阶梯教室，曾举办一场绿叶扶红花的报告会？”黄兄一时愕然，既而以手加额，略作思考，然后拍着脑门说：“记得，记得！”接着话头一转，说：“当时你们将我捧为红花，可我愧不敢当；尤其是十年后的今天，你们都变为红花，我却早已叶老株黄！”

这又使大家一时坠入五里雾中，唯独新华校长机警，转过头来闪动着她那双大眼睛，对刘主任等人解释道：

“十年前，我校的学生没有见过大学教授，总觉得大学教授就像天上的星宿一样遥不可及。于是趁黄教授回母校参加七十周年校庆之机，我求其为学生举行一个报告会——”她那玲珑的双眼望着众人，故意提高声调，问：“想不想知道当时的盛况？”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想”，这时就听到刘主任提议，大家同起一杯，边吃边喝边聊，却不料新华校长的目光竟然落到了鄙人身上：“我想，杜老师对那天的盛况肯定记忆犹新，那就有请杜老师——”

我也未曾推诿，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讲述起那场报告会：

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时任学部主任的李新华女士将我俩引进会场。容纳 400 余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打出“热烈欢迎黄玉山教授莅临母校讲学”的红条幅，条幅下面团花锦簇，五光十色。新华主任站在讲台一角对着无线话筒高声宣告：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校友、新索邦大学博士、北二外知名老教授黄玉山先生莅临母校讲学！”

台下顿时再次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黄教授缓步走到台中央，向大家鞠躬致意，并连连点头道谢，继而便开始了他那声情并茂的讲演，时而娓娓而谈如潺潺流水，时而慷慨陈词似大江大浪，时而悲痛欲绝，时而欣喜若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飞逝于神奇绝妙、妙趣横生之中。大家听得正津津有味，黄教授的话却戛然而止，他要与大家互动交流，可同学们仍沉浸于教授讲话的情趣之中不能自拔，偌大个厅堂里一时竟显得有些冷清。

为扭转气氛，我毅然对着话筒说道：“面对堂堂新索邦大学博士、北二外教授，大家显得如此之恭敬，那我就来个抛砖引玉吧！”可没容我说下去，新华主任便借助于她手里的无线话